

SWTS

漂泊古今天地间

王春瑜 著

SHUOWEN
TANSHI
CONGSHU

CHANGHESHIBEI
HENGSHENGXIEZHANGJI

XUELINMANBU

BOBOGUJIN

NDUJIAN

SHOUDANGNIAN

說文談史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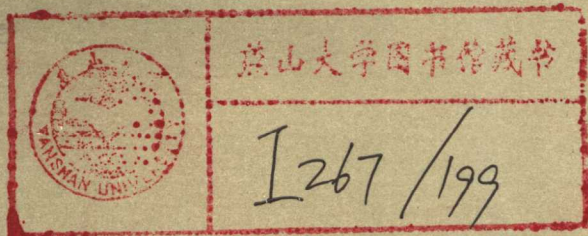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漂泊古今天地间

王春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0336682

86

漂泊古今天地间

作 者 · 王春瑜 著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850 × 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8.25 字数 165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276-5/I · 2027 定价: 12.50 元

代 序

其 一

板桥名句何堂堂：
直搥血性写文章！
白纸黑字千古事，
平生最厌孟婆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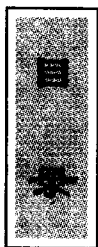
其 二

冬天童话亦何多，
犹似风吹野山坡。
金盆狗矢添笑料，
人海无日不风波。

其 三

治学如登地狱门，
九死方能求一生……

——摘自拙著《撑的慌》打油诗集
虎年元月二十五日于京南芳星园老牛堂



胆 剑 篇

论“口袋运动”	3
哀赵姬	6
毕竟东流去	10
还有健忘不能卖	13
孔夫子神奇在哪儿	16
关羽二题	18
别了!“打虎将”	22
说纸老虎	24
说风马牛	27
再论九斤老太与谢都管	31
史家回归赞	34
“大有大的难处”	39
说鼓噪	41

哀小陈·····	43
学林探索贵涉远·····	45
吉羊无车马·····	48

人 海 浪

国家不幸关公幸·····	51
刘备托孤赞·····	55
夔州情思·····	59
东坡优游僧道间·····	63
岳坟前的沉思·····	69
唐寅·张灵·杨云史·蒋檀青·····	71
饱含血泪的《四禽言》·····	74
义薄云天的马经纶·····	77
刘菊·····	81
且看梁门立雪人·····	83
沈右揆与《黛玉葬花图》·····	87
柏山忠魂何处觅·····	91
抢救美军飞行员·····	96
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	100
残疾英豪谱·····	111
张松式人物谱·····	114
塾师的辛酸·····	117
抢新郎喽！·····	127
哀张宅·····	133
哀张墓·····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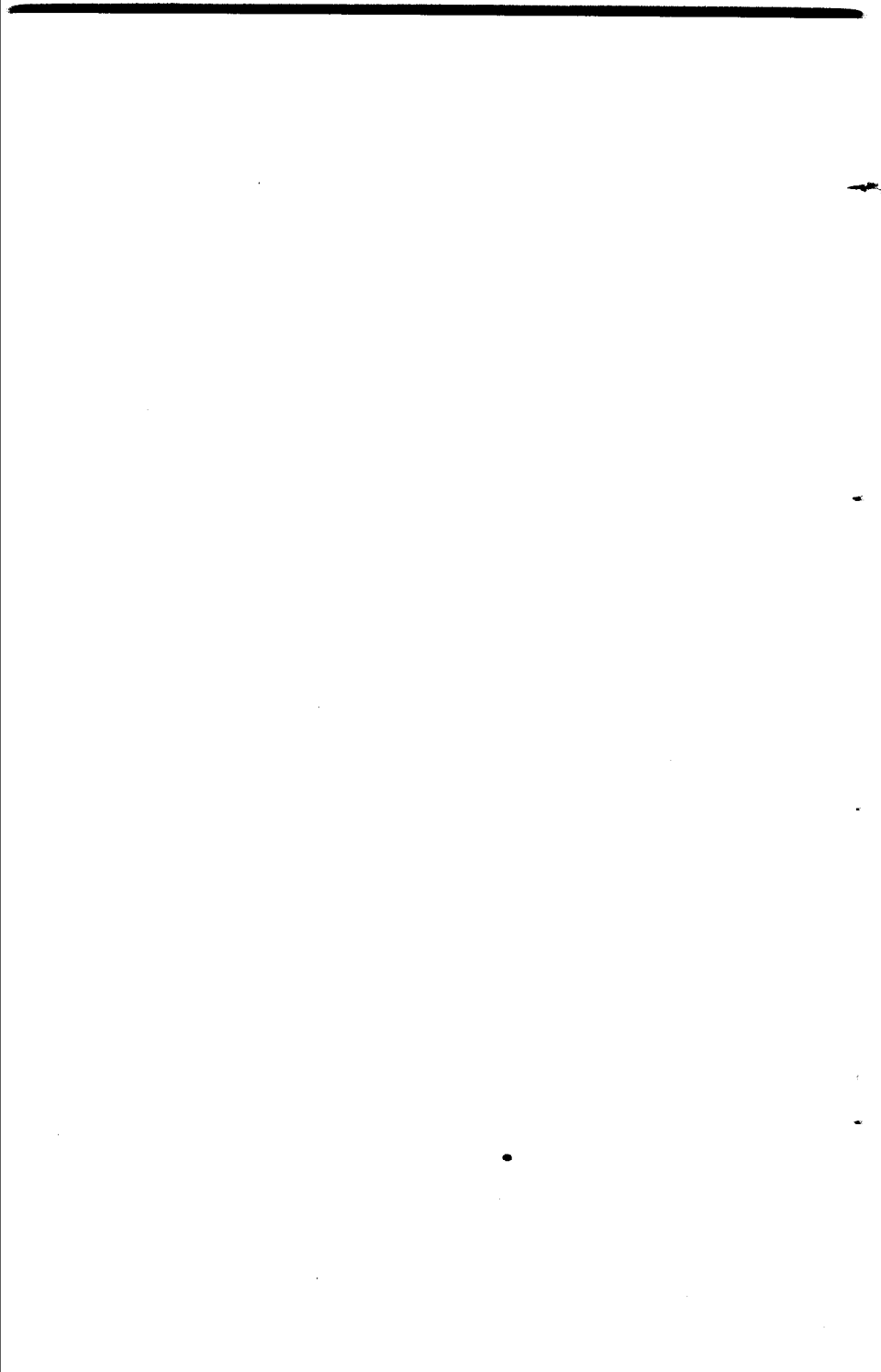
鸡 窗 笔

打虎英雄谱	141
江南虎踪梦里寻	144
壮哉，伏虎妇孺	146
春风送暖入屠苏	149
《水浒》与明代社会一瞥	152
望月楼随笔	156
牛年逝水	165
秀屿碧水情	167
女儿唱的歌	169
如此风马牛	171
春城无处不飞花	173
垃圾滩作证	175
春在心坎里	177
《老牛堂三记》序	179
佛头着粪乎？	181
——《评〈碧血剑〉》序	
读金庸《碧血剑》札记	184
霜欺雪压见精神	191
功夫文章学子书	194
周恩来的一篇佚文	197
“沉舟”浮出水面	200
——读向阳湖书二种	

一本奇特的伪书	203
防骗奇书:《杜骗新书》	205
药名闲话	210
话腰带	214
缅甸趣谈	217
闲话猪脬	219
鼾声今古谈	221
一点红丹判贞洁	223
撒向帐中都是爱	225
江湖隐语知多少	228
“天地君亲妻”	231
酒话连篇	233
附录	245
——今古何妨一线牵	
跋	253

胆
劍
篇





论“口袋运动”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口袋，倘若以用途来划分，无非是两大类：装钱、装物。不才少见多怪，生平所见口袋中，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有二：一是童年时所见新四军战士所背米袋，常常未能装满，看上去有点“松松垮垮”；二是四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此老留着贝多芬式的长发，身穿长衫，走上讲座后，手伸进裤袋掏东西，身子渐成四十五度状，掏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支粉笔。我很惊异他的口袋怎么会那样深？而且掏之良久，亦仅粉笔一支而已。如此看来，似乎口袋并无文章可作。其实，绝非如此。倘若形象一点说，中国历史就是一只“剪不断，理还乱”，举世无双的大口袋，只要你钻进去稍稍翻动一下，就会发现口袋是太有说头了。

不必去考证是谁发明了口袋。事实上，即使是国学大师，倘若考证此事，也肯定是“枉抛心力作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口袋运动史。对广大蚩蚩小民来说，口袋足，知荣辱。这里所说的口袋足，是指最低意义而言，即尚能糊口，风雪年关时，杨白劳们、喜儿们，还能有两升白面、两尺头绳。而反过来，如果他们口袋里一个铜板

也没有，锅灶上结了蜘蛛网，就会揭竿而起，吃大户，抢官府，用暴力手段争取自己的口袋也能鼓起来，这差不多就是历代农民造反史的缩影。而另一类人，不过是为了夺取黄绫袋里的金印，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使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永远装不完，甚至富甲天下或富有天下，并妄图“子孙永葆永享”。第一类人，令人同情，第二类人，令人憎恶；因为正是后者的巧取豪夺，才使前者的口袋空无一物。

回顾历代口袋运动史，耐人寻味。而从根本上说，封建统治者很难吸取历史教训。每个王朝前期尚能注意前朝被口袋运动覆亡的教训，中叶后即弃之脑后，真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五代梁时，浙江奉化有位布袋和尚，经常拿一只布袋，见物即讨，然后又在人前倒出来，说“看看”。显然，他颇有透明度，收入、支出，毫无隐秘。临终前说偈，有谓“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对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者而言，当然永远是“自不识”。据徐祯卿《翦胜野闻》记载，明初有人在破庙里的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题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微服私访的朱元璋看到此画时，墨迹新鲜，但庙内空无一人，也许是知情者特意画给他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真正能悟此诗真谛，恐怕为数寥寥。而几乎无官不贪的众多官员，倘若翻开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口袋，绝对不会像赵宋庆老师那样，只有一支粉笔，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袋中如洗的清官，只有几十人，为数之少，足可说明一切。据《濯缨亭笔记》载，明中叶后，“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时人语曰：‘知县是扫

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可见贪污成风，权越大，贪欲越大，口袋也越大。但是，取之不义，终难免垮台。“千层浪里翻身，万丈崖颠失足，猢猻裹在布里，老鼠走在牛角。”（明·屠隆：《娑罗馆逸稿》卷2）落得这样的下场，悔之晚矣！

遥想古人，寄语世人：如能想到新四军战士——当然还有八路军及他们的前身红军战士的米袋，恒念创业艰难，又当如何？让我们还是回到布袋和尚的话题上来。岳飞之孙岳珂曾有诗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不知贪心甚炽者读此诗，能从中有所悟否？

哀 赵 姬

姬者，老太太也，赵姬者，赵老太太也。天下老太太多矣，何哀之有？笔者所述赵老太太，非普通老太太也，乃明代万历年间宰相、中国古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的母亲，姓赵，故以赵姬称之。她多寿，活至七十六岁，集大红大紫、奇耻大辱于一身。而无论她的至尊、大辱，却都是历史的悲哀。她的浮沉，与其子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息息相关，这就更值得世人回味。

赵姬娘家情况不详，当属小户人家；因为封建社会婚嫁强调门当户对，而张家不过有几十亩田，数间房，余衣甚少，决非大户。本来，她不过是乡间普通妇女，每天看日落日出，相夫教子，闲话桑麻而已。但曾几何时，张居正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并当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后，母因子荣，她成了诰命一品夫人，风光可想而知。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神宗听说张居正的父母还健在，很高兴，当即亲笔致书张居正，“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六匹，乃奉圣母（按皇太后）恩赐”。赵姬得到这样的礼物，心情之愉悦，《红楼梦》里的贾母也不曾有。二年后，居正老父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故。张居正悲痛欲绝，更以老母

为念，在奏章中说：“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张太岳行实》）。万历皇帝对此很关心，特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在这年秋天前往江陵迎接赵姬进京，“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明史》卷213）沿途地方官员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俨然是伺候西王母。将渡黄河时，老太太有些害怕，私下对奴婢说：“这样大的河流，过河太艰难了吧？”话一传出，立刻有人通知地方政府，同时安慰赵姬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当再报。”后来，快到北京了，老太太未免心疑，问：“怎么还不过黄河？”侍奉左右者告诉她：“您老上次问起后，没几天就过了黄河！”原来，有司早已在黄河南北，“以舟相钩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万历野获编》卷23）显然，即使是皇太后渡河，充其量也不过能享此如天之福也。舟抵通州，时正中午，秋暑尚炽，州守张纶估计老太太一路上定是鱼肉不断，早已吃腻，遂“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赵姬果然大喜，抵京后即对张居正说：“一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第二天，张纶即调京任户部员外郎，管仓库、粮储等美差相继到手。真是赵姬一顿凉餐，张纶平步青云！

更有甚者，万历皇帝又特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并护送赵姬至居正私宅。同时，皇太后又特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用至京郊外慰劳赵姬，并与李佑一起护送她抵居正家。皇太后当即拟召赵姬入宫见面，只是因其年迈体弱而未成行，由居正至会极门“叩谢龙恩”。皇帝两宫皇太后赐给赵姬的衣服、首饰等，相当可观。赵老太太受到这样高的礼遇，是很罕见的，《明史·张居正传》说万历皇帝及两宫太

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以至张居正在《谢赐母首饰等物疏》中感激涕零地说：“实臣子不敢覬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张太岳文集》第43卷）并誓言“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

但张居正何曾想到，仅仅三年半以后，他就因病在北京家中“捐躯”了；他更难以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遗骨未寒，政局即开始逆转，他鞠躬尽瘁辅佐的万历皇帝，变脸了，亲自策划对他鞭尸了：剥夺了他所有的功名，剥夺浩命，赵姬由一品夫人而“天上人间”，还原为普通村妇，并贬斥其子孙，抄了她的家，用残忍手段对其子张敬修、懋修等严刑逼供，要他们招出寄存在外面的二百万两银子，完全是莫须有。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正式抄家前，荆州府、江陵县地方官已将张居正家包围，把时已七十六岁高龄的赵姬与儿孙等分别隔离，有十几口人被活活饿死。而据当时人记载，“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褰衣脐腹以下……其婴稚皆扁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万历野获编》卷8）礼部主事张敬修被逼自杀，在悲愤万状的遗书中，说“吾母素受辛苦”；其弟懋修投井、绝食，侥幸不死；敬修妻高氏“投环求死不得”，复用“茶匕刺其目，血流被面，左目遂枯。”（续修《江陵县志》卷26）可怜赵老太太，以衰朽之躯，眼睁睁地看着其子张居正断气；回到江陵老家不久，遭抄家灭顶之灾，受惊吓，被污辱，又眼睁睁地看着儿孙上吊、饿死、被饿狗吞食，真个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油灯尽”。她再也受不了如此折磨，不久就永远闭上了她那双亲见张居正及其改革事业盛衰荣辱的眼睛。虽

然,在一些正直之士的一再呼吁下,万历皇帝下诏留下空宅一所,田十顷,供张家赡养赵姬,但赵姬在地下,再也沾不着所谓的皇恩雨露了。

赵姬漫长的一生中,曾经到京城大开眼界,饱享荣华富贵,但不过是分享了其子改革家张居正的封建特权,也就是皇权的一杯羹而已,与其说是洪福,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悲哀;在她的暮年,遭逢大难,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摧残,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是已被万历皇帝抛弃、人亡政息、改革事业付诸东流的张居正的母亲。这是更大的历史悲哀。是皇权把她这位乡间老太太抛上荣誉的顶峰,也是皇权又把她从天上摔到地下,几乎摔得粉身碎骨。哀哉,赵姬!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赵姬是四百年前那一页兴亡史既普通又特殊的见证人。